

琼州风物 赵承宁

北黎古村



北黎古村非遗工坊的陶制品。赵承宁 摄

每次到北黎古村,我总喜欢逛逛骑楼老街。

两年前,东方市一群文化艺术工作者,走进北黎古村,租用废弃的骑楼,修缮装饰,搅得古村风生水起。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北黎河美术馆”“洛书博物馆北黎分馆”“黎族非遗工坊聚落”“石文化收藏馆”等二十多家门类多样的文化艺术场馆,陆续在骑楼老街成功创办,形成了一条“百花齐放”的文化艺术长廊。

今年秋分时节,我慕名前往北黎古村,刚走进骑楼老街,就见原来废弃的数十间骑楼,已焕然一新,与我几年前所见的场景大相径庭。

走进老街的“北黎河美术馆”,巧遇原东方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良先生,彼此寒暄几句后,他引导我观赏了展厅内的美术作品。展出的作品有近百幅,基本上都是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反映的是农村生活的题材,有农业、渔业丰收的场景,有乡村田园生活场景,有自然山水风光,还有近年来东方港产城发展题材的作品。这些展出的作品,画面精美,笔墨功底深厚,形式多样,且都植根于岛西的人文风物,既紧接地气,又贴近生活。可以说,这些展品是东方市美术家协会近二十年来坚持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的结晶。

在北黎河美术馆斜对面的骑楼中,一间名为“自在兰间”的美术工作室吸引了我的眼球。听王良介绍,“自在兰间”是海南美术家、琼西中学美术教师张雄兰创办的业余美术工作室。我走进室内,但见墙上张贴着数十幅美术作品,其中以北黎骑楼为题材的作品画面泼墨恣意,线条的粗犷与细腻精巧衔接,精美地勾画出北黎千年岁月的沧桑感。这些有力度、有韵味的充满美感的画作,令人悦目赏心,提神醒脑。

距离“自在兰间”美术工作室不远处,是“洛书博物馆北黎骑楼分馆”,其门面朴实无华,门庭却人流如织。该馆是海南文化收藏家羊文良先生的私家博物馆。从年轻时起,羊文良先生就痴迷于收藏一些在别人看来是破铜烂铁、石器废品的物件,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千古难寻的珍宝。他耗尽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几十年如一日,不辞劳苦,踏遍天南地北,深入黎村苗寨,四处寻宝,才成就了洛书博物馆之北黎骑楼分馆。该馆分为黎族非遗、南洋商业文化、红色文化三个展厅,展出的藏品多达两千多件。在黎族非遗展厅,有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工具,如石斧、石铤、石铲、石锤、石壁、石磨……此外,各种不同年代、不同支系方言的黎族服饰、龙被、头巾、刺绣等也陈列其中,还有明代的美

孚长筒裙,清代的绣诗词头饰、麻衣、龙被……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南洋文化展厅,有南洋帽、文明杖……走进红色文化展厅,藏品有“广东省海南琼崖纵队女子特遣队”印章、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连队队旗、琼崖纵队作战地图、军号、标枪等。这些红色历史文化符号,记载着琼崖纵队坚持孤岛作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史绩,一页页地浮现在眼前,令人肃然起敬,缅怀先烈。

老街的东边,有一家“非遗工坊聚落”,是一家黎族非遗工艺作坊。坊主王敬珍,二十多年来,不计成本地收藏黎族历代的泥陶罐制品,她常年爬山越岭,寻访黎族村寨,拜师学艺,潜心传承黎族传统的制陶工艺。她研究泥条盘筑法的制陶工艺,大胆推陈出新,自创出一些富有时代感的黎家陶罐品牌,使黎族陶罐工艺,得以发扬光大。近几年来,“非遗工坊聚落”生产的陶罐,很好地传承与保护了黎族制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了黎族制陶工艺的知名度。

在欣赏老街文化艺术长廊时,我惊讶地发现,在这里,不同场馆、不同文化艺术门类的创办者,不时互相串门,交流沟通,大家心照不宣地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即把骑街文化艺术长廊,办得更好,使之成为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展示东方民俗文化艺术的一扇窗口,成为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阵地。

闲话文人 姚秦川

丰子恺骂醒钱君匋



丰子恺先生。资料图

近读钱君匋传记,看到里面记载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钱君匋(1907年—1998年),浙江桐乡人,装帧艺术的开拓者,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职。在钱君匋刚步入社会时,丰子恺曾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1923年,钱君匋从屠甸镇小学毕业后,为了继续学业,在老师钱作民的举荐下,前往上海寻找丰子恺。在后者的帮助下,钱君匋如愿在当年秋季进入上海艺术专科师范读书。

该校是丰子恺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长吴梦非和刘质平一起创办的、我国最早的一所综合艺术学校。钱君匋与丰子恺是同乡,后又成为师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5年7月,钱君匋从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毕业后,想要寻找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可惜处处碰壁。思来想去,他决定给当时正在上海创办立达学院的丰子恺去信一封,请求对方的帮助。信寄出后,钱君匋一边在老家养病(上学期间染上伤寒留下了病根),一边等待丰子恺的回信。

丰子恺收到钱君匋的来信后,发现信中许多地方文句不通,而且还出现了不少错别字,于是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狠狠批评了钱君匋一番:“就你这样的文化水平,连最基本的字词都搞不明白,让我怎么帮

你介绍工作?”

收到丰子恺的回信,钱君匋羞愧得无地自容。他认为老师批评得很对,自己在上学时偏科严重,忽略了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于是,钱君匋准备拿出学书法、篆刻的劲头来补习文化知识。最后,他找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学生字典》,打算从读字典开始,一个字一个词地钻研下去。

通过刻苦研读字典,钱君匋不仅纠正了许多习惯性的错字,一些似是而非的字词,他也掌握了它们的发音和基本意思。比起刚从上海艺专毕业时,钱君匋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丰子恺得知后,也非常高兴,认可并夸赞了钱君匋的努力。

半年后,当丰子恺得知台州省立第六中学需要教图画和音乐的老师后,他第一时间介绍钱君匋过去。从此,钱君匋的人生得以改变,后来更是被誉为“我国现代音乐出版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写食主义 吴建

寒露芝麻糕

刚吃完中秋的月饼,又闻到了寒露的芝麻糕的香味了。

母亲的准备,总是从家中柴房里那口沉甸甸的石臼开始的。

母亲说:“寒露的芝麻得选‘双仁籽’,磨出来的粉才香。”她嘴里念叨着,一面将收获的新芝麻,倒进畚箕,院中放一个大竹匾,母亲举起畚箕,迎着风儿轻轻扬。风儿拂去了碎叶和灰尘,沙沙声里,饱满的芝麻粒落在竹匾里,泛着油亮的黑。

扬净的芝麻,要先在锅里慢火焙炒。这是个考验耐性的活儿。火急了,芝麻外面焦糊,内里却还是生的,会有一股子烟火气的苦味;火太小了,香气又逼不出来。母亲站在灶前,时而轻轻地拉着风箱,时而翻炒着锅里的芝麻。渐渐地,一股子热烈而又浓厚的香气,便从锅沿边丝丝缕缕地逸出来,先是试探似的,丝丝缕缕,袅袅升腾,继而大胆地、浓浓地弥漫开来,充满了整个灶间,又从那木格子窗子钻出去,飘散在清冷的空气里。那香气,淡淡的,醇醇的,能一直熨帖到人的心里去,将寒露带来的那一丝萧索,都驱散了。

炒好的芝麻,要趁热倒进那口祖传的石臼里。这时候,便是父亲的活儿了。他脱了外衣,露出粗壮的膀子,将那沉重的石杵高高举起,又稳稳地落下。“咚”的一声,沉闷而有力,仿佛不是敲在芝麻上,而是敲在大地的口心上。一杵,又一杵。那小小的芝麻,在这一次次的撞击与研磨下,屈服了,破碎了。香气也在这捶打中变了性情,不再是方才那般飘忽的香,而是凝成了实质,成了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油汪汪的香雾,直扑人的口鼻。

熬糖是最要紧的步骤。母亲把白砂糖倒进铁锅,加少量清水,在灶上慢慢熬。柴火不旺,温吞吞的,她守在灶边,手里的木勺不停搅动,糖液从透明变浅黄,再到琥珀色,甜香便漫满了整个屋子。我总忍不住凑过去,想偷尝一勺,母亲就用勺背轻轻敲我的手背:“急什么?寒露的糖要熬到‘挂丝’,沾在勺上能拉出细亮的线,这样裹着芝麻粉才不散。”她说话时,额角的碎发沾着汗珠,映着灶火,像撒了把碎金。

等糖熬好,母亲把捣好的芝麻粉和少量糯米粉倒进大瓷盆,再把滚烫的糖液浇进去。瞬间,甜香和粉香混在一起,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眉眼。待稍微冷却后,母亲便反复地揉、搓、按、压。她那微微佝偻的身影,在我面前显得那样伟岸。我总觉得,她揉进去的,不单是芝麻与糖,还有她那无声的岁月,她那沉甸甸的、从不轻易言说的爱。粉团在她掌心慢慢成形,从松散的碎粒变成紧实的黑团,泛着温润的光。我帮她把粉团压在木板上,她用擀面杖来回擀,力道

均匀,粉团渐渐变薄,边缘齐整,像块黑丝绒铺在板上。

接下来要等粉糕凉透。母亲把糕切成菱形小块,摆进竹匾,放在通风的屋檐下。寒露的风穿过窗棂,带着草木的清苦,慢慢渗进糕里。等糕变得略硬,母亲就会装一小碟给我,我咬一口,芝麻的香、糖的甜,还有淡淡的米香在嘴里散开,不黏牙,却有韧劲。芝麻的醇厚,糖和米粉的甜香,交织在一起,在舌尖上轰轰烈烈地漾开。那是一种极扎实的清香,不飘,不浮,沉沉地落进胃里,顿时,四肢百骸都仿佛被这股暖意贯通了,窗外那寒露的风,似乎也不再那么凛冽了。

许多年后,我离了家,在城里也尝过各色精致的点心。它们有的甜得玲珑,有的香得妖娆,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它们的味道是浮在表面的,是讨好舌头的,却到不了心里。我才恍然,我怀念的,哪里只是一块芝麻糕呢?我怀念的,是那口石臼沉闷的声响,是那灶膛里跳动的火光,是母亲在氤氲水汽中专注的侧影,是那弥漫在寒露时节里、足以将整个秋天都烘得暖融融的、实实在在的香气。

季候物语 李亚男

霜降

醒的时候摸了摸窗台,凉丝丝的。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嚯,外面的草地居然白了一层,不是雪,是霜!才想起今天是霜降,难怪昨晚睡觉觉得被子不够厚了。

穿了件厚外套下楼买早餐,小区里的树叶落得更厉害了。之前还挂在枝头的梧桐叶,现在铺了一地,上面沾着薄薄的霜,踩上去“咔嚓”响,比平时脆多了。卖包子的张叔蹲在炉子旁,手里揣着个热水袋,看见我就喊:“丫头,今天霜降,多买个肉包暖暖身子!”我笑着应了,接过包子咬了一口,热乎气儿从嘴里暖到胃里,舒服。

路过楼下的小花园,看见李奶奶在摘菊花。她种的菊花长得旺,黄的白的开了一片,花瓣上还沾着霜珠,亮晶晶的。我问她摘菊花干啥,奶奶说:“霜降的菊花最香,晒干了泡茶,冬天喝着败火。你要不要拿点?”我连忙摆手:“不用啦奶奶,您留着自己喝,我就是觉得这花好看。”奶奶笑着说:“好看也留不住咯,过两天再冷点,就该谢了。”

走到菜市场,人比平时少点,风也更凉了。卖萝卜的摊主把萝卜摆得整整齐齐,上面盖着层塑料布,掀开一看,萝卜上还带着泥,新鲜得很。他说:“霜降的萝卜最甜,你买点回去熬汤,暖和!”我挑了两个大的,又买了把青菜,摊主还多送了我两根小葱,说:“霜降了,多吃点鲜的。”

做饭时把萝卜切成块,跟排骨一起炖。锅里咕嘟咕嘟响,萝卜的香味飘满了屋子。吃饭的时候,我妈给我夹了块萝卜,说:“霜降要吃萝卜,叫‘霜降吃萝卜,不劳医生开药方’,你多吃点。”我咬了一口,确实甜,一点都不辣,炖得也软乎,好吃。

没事的时候坐在阳台晒太阳。阳光看着暖,其实没多少温度,晒在身上也只是不觉得冷。楼下有小孩在玩,穿着厚厚的棉袄,跑起来像小团子。他们捡起地上的落叶,互相扔着玩,笑声传得老远。有个小孩还捡起一片带霜的叶子,举到眼前看,好奇地问妈妈:“这上面的白的是啥呀?”她妈妈笑着说:“这是霜,霜降才有的,过会儿太阳晒热了就没了。”

风渐渐更凉了,我把阳台的窗户关上,看见外面的天慢慢暗下来,远处的房子亮了灯。厨房里,我妈在煮红薯,香味飘过来,甜甜的。她说:“霜降也得吃点甜的,暖和。”我点点头,忽然觉得,霜降也没那么冷,反而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还有好多好吃的。